

情怀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从《革命者》谈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何建明

去都会有不同的、更深的体会和感悟。面对那些先烈画像或他们的遗物、遗书时，我会久久地凝视，一遍又一遍地端详他们的容貌和眼神。我能感受到内心深处与烈士有了穿越时空的沟通与交流，甚至是相互的倾诉……这种感觉对创作的好处是极大的。这种与写作对象之间的心灵交流与沟通，我想就是“革命情怀”使然吧。我坚信，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怀，是不可能把革命题材写好的。

在《革命者》的创作实践中，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必须把握好以下几点：

要尊重革命历史史实，不能为了凸显英雄情怀而杜撰故事。一般来说，史书的形成，大致有两种形态：一是与历史同步的同时代人在写，另一种是“后来者”完成的。无论哪一种写史者，都会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和主观倾向性。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作者应当尽可能地尊重客观事实和历史的基本原貌，这是所有历史题材作家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品质。现实中，常常遇到这样两种情况：有些人写革命历史题材，会任意拔高那些烈士和革命者的行为，把笔下的英雄人物塑造得完美无瑕、不食人间烟火；另一种情况是，为了“烘托”英雄和烈士的完美，不惜编造各种没有影子的“人物”和“故事”。最后的结果，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其实，书写革命历史题材时，最大的难点和难度就是摆在那里的“那些东西”，看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写得“活灵活现”。依靠杜撰和添油加醋，不是真本领。

对革命历史人物和事件，要有敬仰和崇拜的情怀。《革命者》一书中有许多人物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如恽代英、邓中夏等。但过去对他们只是概念性的认识，当我深入去挖掘史料、追索那些曾经与他们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革命者，甚至是敌方人员所留下的文字后，再通过走访他们牺牲的现场、他们出生的地方以及他们工作和战斗地时，我的感情产生了强烈的升华。比如在写邓中夏时，我发现以前众多写中共“一大”的历史题材作品中，很少有人提到过邓中夏与“一大”的关系。而事实是：邓中夏在中共召开“一大”的筹备过程中做了很多具体工作，不仅是会议的“议程”如何安排，就连毛泽东等外地来上海开会的代表的住处、房间，邓中夏都要一一过问，包括会场和代表们的座次他都亲自安排……就是这样一位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后来受党内“左倾”路线的迫害流落上海滩，连吃饭都成问题。邓中夏在狱中丝毫不受敌人抛出的高官厚禄的诱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并且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字。我在书写“邓中夏”这个人物时，他就是我心目中可触摸得到的一个可亲可敬的形象，英俊、无私、无畏、开朗……怀揣着这种对英雄的真实感情和厚重情怀，我才能写出真实的邓中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邓中夏。

要想让革命人物和革命事件在历史的长河里闪耀光芒，必须保持对文学规律的敬畏情怀。既然用文学的形式来书写革命历史，就应当充分运用文学技巧，让笔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更加生动精彩，具有文学性、可读性甚至是经典性。其实，很多革命故事和烈士的牺牲场景本身特别具有艺术感和命运感。在写《革命者》时，我常常被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刽子手的屠刀下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和征服。比如有一对恋爱着的革命者，被敌人抓捕后很快被押送刑场枪决。一路上，这对革命恋人没能结婚颇感遗憾。就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个多小时里，他们俩内心的爱情火焰突然碰撞了一下，宣布要在囚车上举行“婚礼”。当时同囚车的革命者高兴得为他俩欢呼。于是，他们一起唱起《国际歌》，来为这对新人庆贺婚礼……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我在叙述这段文字时，我的眼睛一直被泪水浸润。有许多读者告诉我，他们也深深地被“囚车上的婚礼”感动了。

《解放军报》前段时间刊发的《牺牲在雨花台的中国“保尔”》中的主人公许包野，也是特别激发了我的英雄情怀和艺术状态的人物。他在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年，正巧赶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风靡当时的苏联。许包野读了这本书后的第二天，在给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讲课时宣布：“从今天开始，我的名字改为保尔，你们就叫我‘保尔’吧！”后来，他受党中央指令回到祖国，出任江苏省委书记，他的名字就叫“保尔”。摸不着头脑的敌人不知“保尔”何许人也。后来因叛徒出卖，许包野牺牲了。然而，因为他的这个名字“保尔”，与他离别53年的妻子一直不知丈夫的死活。直到她去世前的半个月，才知道思念了大半辈子的丈夫早已牺牲在雨花台。革命烈士的这些真实故事，经过准确、生动、到位的艺术处理，会释放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必须遵循文学艺术规律，必须怀有神圣、虔诚、执着的情怀，才有可能创作出精品佳作。

艺术探研

审美，探幽精神密码

毋庸讳言，当下有些艺术作品，其质量、品位、格调实在难以恭维，低俗、庸俗、媚俗问题依然存在，以至成为文化垃圾。这些所谓作品甚至将受众当成“没脑子”、弱智者，随意写东描西、胡涂乱抹，肆意呈丑示恶(俗)，极尽“逗傻”之能事，呈现审美负能量。面对这类“作品”之过市，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不可读、不忍看；不能读、不耐看。

依艺术哲学论，不可读、不忍看就是缺感性；不能读、不耐看就是无思想，而缺感性就是没有感性美、视觉美，无思想就是没有灵性美、哲学美。

显然，艺术要美，视觉美是前提，思想美是核心，前者体现艺术之基本属性，后者表达艺术之灵魂所系。

什么是感性美、视觉美？什么又是灵性美、哲学美？

依气墨灵象艺术论，美分层级，感性美、视觉美属于形式美。形式美就是以形式取胜，也有“优美”或“唯美”之称。此层级的美以其外观的和谐与形质的统一，通过视觉感受唤起审美感受，主要以安静、明丽、精致、均衡、比例、对称、对比与单纯秀雅、多样统一之形态，顺应人之主观感受，让人产生得宜、爱悦、轻松与心旷神怡的审美感受，并导致“爱”之情感。这种“美感”只是通过感官引起的快感，实际上就是一种悦人耳目之美。

艺术作品的哲学美，或称思想美，是作品所能体现的精神境界与所能抵达的思想深度，并由此为受众带来或呈现心灵震撼与审美高度。

按照精神的自由程度，哲学家将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与审美境界等层次。哲学美首先体现为境界美，是远离自然境界、跨越功利境界、致远道德境界、体悟天地境界的审美形态，是博大、高远的精神自由。在境界美之上是神圣美，是以自由、崇高的生命境界，至善、灵性的“永恒之光”为终极意义的审美形态，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经验与超验的统一，也是情与理的统一、此岸与彼岸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往往与生命的终极体验紧密相联系，具有与宇宙、天外神交、自我、个体人化的高妙体验，是一种庄严神秘、崇高神圣之感。神圣美是美的高级层次，是对生命意义的根本超越，也是自我心灵的彻底解放。

当下艺术创作缺少感性美，与创作者远离生活、缺乏创作冲动密切相关。不在现场何有现场感受？没有现场感受何能激发艺术感觉？没有艺术感受力又何以产生创作冲动？事实上，感觉有高低、优劣之分，或者存在艺术感觉与非艺术感觉之别。艺术感觉往往是独特的、深刻的、智慧的、真实的、善良的、美好的、人性的、精致的、高雅的，与此相对应，非艺术感觉往往是平庸的、肤浅的、愚蠢的、虚假的、恶劣的、丑陋的、兽性的、粗鄙的、低俗的，而狭隘固执、贪婪自私、封闭自恋、世故庸俗，必然成为非艺术感觉的温床，为胡编乱造、胡涂乱抹、恶俗乱象之作“制造”本源。

缺少思想美，或者忽视体现思想美，是艺术创作中的一大问题，也是一大缺憾。造成此问题有诸多原因，但艺术创作者普遍缺少哲学素养，割裂艺术、哲学两者关系是症结所在。

艺术当然不是哲学。就前者所言，艺术诉诸性情，哲学诉诸理智；艺术呈现具体，哲学表达抽象；艺术重形象立象，哲学善命题立念。就后者而语，先说内在关系，哲学与艺术均无功利效用，且文明越发展，受关注度越高；艺术与哲学均求变求新，而艺术贵在唯一性，哲学之美无定论；哲学与艺术是人类精神的两座高峰，而哲学为人类抽象思维的最高形式，艺术为人类形象思维的最高形式；艺术与哲学属于超验领域，其语言表达是超验世界的语言。后说根本所系，浩瀚宇宙、茫茫人海、渺渺人生，真相何为、意义何为、向何处去？生命、自由、尊严或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翻开军旅作家刘忆日的散文集《与自己在一起》(成都时代出版社2019年9月)，一个题目映入眼帘——《古井埋忧》，文字诗意隽永、神秘独特、温暖而有质感，读起来便不愿放下。这篇文章里写了一条名叫阿黄的狗，它忠诚、纯朴、坚贞、勇敢，围绕着它，乡村、农户、人情、世故，诸多故事含蓄蕴藉，文浅而意深。

读过《古井埋忧》之后，我又读了《独守河西》，这是本书的第一篇文章。该文以诗意的风景描写开头，写的是军营故事，写的是英姿飒爽的女军人眼中青藏高原的雄壮与婉约、苍凉与原始、意志与责任……

但这又并非轰轰烈烈的军营故

幸，其价值意义何在？面对世界与人生的永恒困惑，人类创造出哲学，几近同时又创造出艺术，都是人类精神现象的独特表达，而两者所表达的共同对象，正是对世界人生这个根本问题的根本性思考，只是艺术的方式重哲学，哲学的方式重艺术。

显而易见，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没有哲学关照，缺乏思想体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

要说明的是，艺术中须有哲学，兹哲学不是指任何一种特殊的哲学思想或体系，即学院哲学所讲授的专业哲学，包括哲学演进、逻辑推理、命题分析，甚至一些“不知所云”“不着边际”的神秘、玄学问题，而是指哲学一般思考的基本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一般思考，即世界哲学所关注的价值意义哲学，包括对生命价值意义的追问，对人类命运、世界的现在与未来的探究。

黑格尔曾提出艺术死亡的逻辑命题。诚然，艺术要继续运行，必须走向哲学，但不能变成哲学；如同哲学仍要继续存在，当须走向艺术，也不能变成艺术一样。

说哲学无定论，是哲学视野中的命题，一旦有解、可普遍并成为规范、共识，此命题就被移出哲学，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属于永恒追问的问题，始终走在永远思考与解答的路途上。

事实上，艺术演进的背后均有哲学的巨手。仅从西方艺术观，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无不是冲破神权束缚、彻底解放人性所致，于是出现了艺术之人性美、理想美；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艺术，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出幻想、回到现实成为时代思想，出现了艺术之现实主义、客体美，或称再现美，包括现实派、印象派。此后，随着主体意识的张扬，出现了艺术之人格美、表现美，包括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等。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表现主义，艺术创作所追求的形式美，均与人文、科学、理性有关，追求理想美或“为艺术而艺术”，这种形式唯美、强烈自我表现，为社会精英所欣

赏的高雅艺术，受到后现代主义的鄙视与嘲讽，于是出现了反对科学至上、反对理性至上、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之艺术，包括器具艺术、行动艺术、装置艺术等。

有“后现代艺术之父”之誉的杜尚，《泉》与《门》是其代表之“作”，至今仍被热议与争论，前者是由其匠心命名、亲笔签名且倒挂于展厅的男用小便器具，后者是由其制作、由两个门框直角并置却仅有一扇门的装置。《泉》对一生活用品重新命名并换一角度、异境放置，就令人驻足沉思；《门》通过两框一门装置，即演绎了开关统一、相反相成的哲学命题，成为只讲生活美、思想美，并与感性美、视觉美绝对对立起来的后现代艺术的典型与范例。

显然，后现代艺术通过制造“符号”“概念”，既嘲弄艺术，又彻底否定传统，模糊生活与艺术界限，是“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作祟，也是“破而无立”的艺术表达缺憾。杜尚之《泉》与《门》只不过是带有创意的“问”号，是借用俗物“对话”经典的创意，是挑战“什么是艺术”的诘问，是设问“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在哪里”的质询，而可欣赏的只是艺术家的自由精神的表达，并非可以审美之艺术。

如此，艺术创作中既要形式美，也要思想美，两者不可或缺、不可偏颇，而两者兼具，才有好艺术，方出大作品。

说感性、思想之美，寻“双美”经典，想起庄子诸多名篇。庄周之作，历代推崇，不仅是语言的诗性之美、音韵的一唱三叹，抑或想象的奇特恣纵，构思的意出尘外，还是意境的雄浑开阔，哲思的博大精深，均为人文史无可并肩、独享一尊，不愧为“文学的哲学”又是“哲学的文学”，堪称艺术之双美经典。然而，无不让人感喟，这只是出自上古之人、且于中国前科学文化语境下的寓言短章。

如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更需艺术创作的鸿篇巨制，不日将是文学的、影视的，还有美术的、音乐的、戏剧的，非常令人期待。

经安眠药，而是精神抚慰剂。

“净”是什么？是作品能像蓝天上的明媚阳光、春天里的煦暖清风一样陶冶读者的情操。

“敬”是什么？是作品的文字，以及思想内涵令人敬畏。因为作品的品质高雅华贵，怀瑾握瑜，令人肃然起敬。

“进”是什么？是作品能让人有所收获，有所进步。就算不能改变你的人生观，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人生观。通过阅读这样的作品，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胸变得宽广了，视野变得开阔了，处世的态度变得仁厚了。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感觉自己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好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满足感和幸福感。

“近”是什么？是作品虽然品质优秀，品格高雅，但其实，作品的内容跟我们是零距离的，并非桀骜不驯、清高高蹈，不食人间烟火。故弄玄虚、避远寡和的作品当然不是好作品，能做到“近”的作品，说的是我们心里的话，书的是我们情感之事。喜乐，能让我们拍案；哀怒，能使我们切肤。它的优秀就在于比我们更透彻、更通透，能点拨我们心中沉睡的灵犀。

《与自己在一起》的文字，或清新脱俗，或凝重精致，各显异彩，令人击节。书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你种下的一棵树，没有种在大地上，却种在了时间里。”好的文字，不仅可以留存在时间里，还可以在读者的心中持续生长。

“净”“敬”“进”“近”，这四个发音近似的字，在我看来，也是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特质。

“静”是什么？是作品能让读者阅读的时候那颗在时势、悲喜、个人得失之中虚浮躁动的心静下来。它不是神

种在时间里的书

——读散文集《与自己在一起》

陈新

事。一个“个头不高、身板有些单薄、稚气憨厚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的士兵，在办公区撤离到东院之后，在几乎被废弃了的偌大西院营房，“需要一个人留在这里守护装备”，他便留在了这儿，孤独地坚守了十年，变成了“一个满脸胡子的士官”，唯一陪伴他的是荒草丛中的野兔。

“他的任务单纯、艰苦：守护通信天线，避免人为破坏。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破坏，他只得在望远镜里看太阳升起来，看太阳落下去；看牛群上草场，看牛群吃饱了回村庄；看鸟儿无边无际地飞翔，也看白云散了，聚了，看草场上花儿开了，谢了，草枯了，荣了。”“他的业余生活是给草从里的野兔讲故事，给它们吹口琴。他和它们成了朋友，那些野兔成了他的生活寄托，连当年我们捉的那只野兔，也是他养的。知道了这一点，我的心里多了一种说不清的别样滋味。”

文章切入的角度很奇巧，以舒缓的笔触流淌情感，讲述的细节同样摧折寸心。其文字不仅是文字，亦是天籁，是音律，是阳光的明澈，是春风的温暖。其情节不只是情节，这是美，是泪，是奉献，更是崇高的情怀与情怀……

《与自己在一起》分《重现的西藏》《远方的戈多》《桃花悟》和《云山之约》四章。书里既有蓝天、白云、雪山、草地、河谷、军营，也有故乡、季节、童年、纯真、记忆、大爱。

重要的不是这些词语，这些字眼的排列组合，而是作者将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字眼、词语，用心打造成了“静”“净”“敬”“进”“近”的审美空间。

“静”“净”“敬”“进”“近”，这五个发音近似的字，在我看来，也是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特质。

“静”是什么？是作品能让读者阅读的时候那颗在时势、悲喜、个人得失之中虚浮躁动的心静下来。它不是神



文艺评论

山韵 (中国画) 李翔作

长征

第4907期